

读书笔记

《大突袭》

第一卷——系统的诞生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 第三版修订版(2026年)

群像历史小说——1794-1798年间法兰德斯与意大利的艺术品征调

一、基本信息

书名:《大突袭》第一卷:系统的诞生

作者: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体裁:多声部群像历史小说(专员、学者、军人、文物保管员多重视角)

结构:说明 + 目录 + 序幕 + 四章(共32个编号小节)——四卷本系列小说的第一卷

版本:第三版修订版,法定送存日期2026年4月(电子书与纸质版)

ISBN:978-2-488999-19-9

时间跨度:1794年6月—1798年5月19日,从法兰德斯的艺术品征调到土伦舰队启航前往埃及

主要地点:巴黎;根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梅赫伦(法兰德斯);米兰、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罗马、威尼斯(意大利);土伦

延伸资源:四卷本系列小说的第一卷,后续将延展至埃及战役;书中提及的作品(《神秘羔羊》祭坛画、《观景楼的阿波罗》、《拉奥孔》群像、圣马可青铜战马、拉斐尔的《基督变容》)确实在1794年至1798年间被征调

合作出版方:国际文物归还协会(由作者担任主席的非政府组织)

二、总体介绍

《大突袭》通过一系列专员、学者与军人的群像,再现了1794年至1798年间法国艺术品征调体系逐步成型的过程。小说开篇是巴黎公共教育委员会的一场私密审议,格雷古瓦神父在会上起草了奠基性的报告;随后,故事依次讲述两场连续的掠夺行动:其一是在被征服的法兰德斯(第一章),由画家大卫以随意而粗暴的方式主导;其二是在意大利北部与罗马(第二、三章),在波拿巴将军日益上升的权威之下,行动被系统化并加以强化。全卷终于埃及远征的筹备工作(第四章),此时这套体系已在欧洲的绘画领域磨练成熟,正准备改变规模并跨越大陆。

小说不追随任何单一主人公:它随着章节的推进,把叙事重心在几支专员队伍之间转移——在法兰德斯,是格雷古瓦、大卫、勒布伦、阿森弗拉茨、图安、福雅·德·圣丰与勒韦斯克;在意大利,则是蒙日、贝托莱、德农与拉卡纳尔,他们越来越多地受波拿巴的节制。与他们相对的,是一系列文物保管员与守护者——根特的德沃斯议事司铎、梵蒂冈的考古学家恩尼奥·奎里诺·维斯孔蒂、梵蒂冈图书馆的博尔吉亚枢机——他们各自轮番体现出被劫掠遗产那种无力的抵抗。小说对法律层面的审议与技术性的清点,同对征调场面本身的着墨几乎不相上下,行政语言与作品的物质性描写始终交替出现。

三、逐章梗概

说明

作者将小说置于史实重现与虚构之间:书中提及的所有作品确实都在1794年至1813年间被征调,书中大多数人物确有其人,但为叙事需要,部分场景与对话属于虚构。

序幕——巴黎,1794年6月

格雷古瓦神父在公共教育委员会起草了那份奠定法国方针的报告:被征服领土上的艺术品应被转移至巴黎,并集中收藏于一座国家博物馆。这份文件起初不过是众多建议之一,却由此引发了后续的一切。

第一章——法兰德斯的征调(1794年)

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格雷古瓦、勒布伦、大卫、阿森弗拉茨、福雅·德·圣丰、图安、勒韦斯克——分头负责已被征服的法兰德斯。在根特,格雷古瓦的团队不顾德沃斯议事司铎的抗议,强行取下《神秘羔羊》祭坛画的中央画板,大卫下令将其逮捕。在安特卫普,大教堂中的鲁本斯画作也相继被摘下。在布鲁塞尔,阿森弗拉茨与勒韦斯克与专员波蒂耶协商,清点库登贝格宫与范雷恩收藏;在梅赫伦,一幅《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征调。本章随后追随运输队穿越法兰德斯坑洼不平的道路,直至抵达巴黎并卸货,再到这些作品在委员会的注视下入藏博物馆——最后以一段留白收尾,让人隐约预见这场行动即将达到的规模。

第二章——意大利争夺战(1796年)

一支新的团队在巴黎组建——德农、蒙日、贝托莱,由拉卡纳尔主持——他们摊开意大利地图,筹划即将展开的征调:米兰的《大西洋古抄本》与勃鲁盖尔画作,帕尔马的科雷乔作品,博洛尼亚画派,以及已然浮现的罗马问题。此时波拿巴接掌意大利战役指挥权,强行加快了节奏:在米兰,清

点工作在紧迫的时限压力下进行;一支运输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帕尔马,科雷乔的作品不顾酷热被打包装箱;在摩德纳与博洛尼亚,图书馆员阿福与保管员奥雷蒂徒劳地试图拖延征调的进程。

第三章——罗马与威尼斯(1797年)

蒙日与贝托莱进入罗马,在考古学家维斯孔蒂被迫配合之下,清点并拆解了梵蒂冈的收藏:《观景楼的阿波罗》从基座上被卸下,《拉奥孔》群像被拆成七只箱子,拉斐尔的《基督变容》不顾对其脆弱性的警告被摘下,五百部手稿——其中包括梵蒂冈抄本——在博尔吉亚枢机的抗议声中被从梵蒂冈图书馆征调。与此同时,波拿巴促成了威尼斯的陷落:威尼斯元老院投票通过自我解散,末代总督洛多维科·马宁退位,圣马可的青铜战马、委罗内塞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的《迦拿的婚宴》,以及威尼斯各教堂与兄弟会(弗拉里教堂、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圣马可大会堂)的作品,也相继被装船运往阿尔卑斯山方向。

第四章——埃及计划(1797-1798年)

回到巴黎后,波拿巴的目光已从欧洲转开:远征埃及的计划逐渐成形,一支学者委员会被征召,舰队在土伦集结。本章追随“东方号”上最后的筹备工作、启航前一夜的紧张气氛,以及1798年5月19日清晨波拿巴本人的犹豫,直至那道命令终于下达,将四万人与三百四十七艘船只送往埃及——全卷就此在一片新大陆的门槛上收尾。

四、主要人物

亨利·格雷古瓦神父(1750-1831), 国民公会代表

撰写了关于被征服作品命运的奠基性报告;他是法兰德斯征调委员会的道德良心,却最终执行了自己一手促成的行动。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 画家, 治安委员会委员

在法兰德斯征调行动中最为狂热的声音,对所手段毫无顾忌——甚至下令逮捕一位年迈的议事司铎以加快行动进度。

勒布伦 艺术品商人兼清点员

在法兰德斯与意大利先后撰写征调清单;他体现了这套体系方法上的理性化,甚至早于波拿巴对他施加节奏之前。

阿森弗拉茨 化学家兼工程师

负责作品运输的后勤工作;他对作品物质保存的持续关切,与专员们的政治紧迫感形成对照。

加斯帕尔·蒙日(1746-1818), 数学家

与贝托莱共同负责罗马藏品的清点;是小说中最为矛盾的人物,内心充满疑虑,却从不将其写入清单。

克劳德·路易·贝托莱(1748-1822), 化学家

蒙日在罗马务实的搭档,其行政上的冷峻态度始终与维斯孔蒂、博尔吉亚的抗议针锋相对。

多米尼克·维旺·德农 未来的卢浮宫馆长

曾在大革命前游历意大利;他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从第二章起便为即将展开的征调策略提供了参考。

拿破仑·波拿巴将军(1769-1821)

起初缺席,随后无处不在:他在意大利取得指挥权,使早期那种手工作坊式的征调转变为一套集中而系统化的体制,直至下达前往埃及的登船命令,为本卷画上句号。

恩尼奥·奎里诺·维斯孔蒂 考古学家,梵蒂冈文物保管员

被迫协助清点并拆解梵蒂冈藏品,他在个人登记册中记录下每一件流失的作品——这是他仅剩的抵抗方式。

德沃斯议事司铎 根特圣巴夫主教座堂

小说中第一个反对征调逻辑的人物;他在第一章便被逮捕,为随后的一切定下基调。

五、主要主题

披上程序外衣的盗窃

停战协定、条约、法令与法律诡辩(以“主要”作品对“次要”作品为借口)将掠夺系统性地转化为行政行为,然而它所激起的抗议,却从未停止称其为盗窃。

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化

“巴黎理应成为艺术之都”:小说审视这一由格雷古瓦、继而由大卫所秉持的信念——认为汇聚胜于分散、集中更能彰显价值——同时也呈现了保管员们反复提出的异议:一件收藏的完整性,永远无法取代一件作品所属的地点与历史。

无力的文物保管员,记忆的守护者

根特的德沃斯,罗马的维斯孔蒂与博尔吉亚,摩德纳与博洛尼亚的阿福与奥雷蒂:小说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同一种人物——那位无法阻止征调,却为了留存记忆而记录下每一个细节的守护者。

作品的物质性

尺寸、重量、木材种类、衬垫厚度:小说以近乎技术性的精确,长篇细述这些杰作在物质层面的脆弱——直至《拉奥孔》群像被拆成七只箱子——仿佛真正的暴力,恰恰藏在这些包装细节之中,而非伴随其间的言辞里。

波拿巴的崛起与体系的转折

从法兰德斯那种临时起意的混乱,到意大利战役中令人生畏的高效,小说将波拿巴的掌权时刻,塑造为征调行动不再是一种受争议的做法、而蜕变为是一套国家体制的转折点——到本卷结束时,这套体制已准备好走出欧洲。

六、纪实部分与虚构部分

以下是历史上确凿的事实:格雷古瓦神父向公共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1794年在根特征调《神秘羔羊》祭坛画以及在安特卫普征调鲁本斯画作,意大利战役与托伦蒂诺条约(1797年),对梵蒂冈的系统性劫掠——《观景楼的阿波罗》、被拆解的《拉奥孔》群像、拉斐尔的《基督变容》、梵蒂冈图书馆的手稿——威尼斯的陷落与1797年5月12日威尼斯元老院在波拿巴压力下的自我解散、总督洛多维科·马宁的退位、圣马可战马与委罗内塞《迦拿的婚宴》的征调,以及1798年5月19日法国舰队从土伦启程前往埃及。

属于虚构范畴的,是赋予历史人物(格雷古瓦、大卫、蒙日、贝托莱、德农、波拿巴、维斯孔蒂)的对话与内心想法,以及若干次要人物——德沃斯议事司铎、专员波蒂耶——他们并非史料的逐字转录,而是体现了当时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那些抵抗行为。正如作者在说明中所言,书中提及的全部作品及其征调经过,均以经过核实的历史研究为依据。

七、叙事结构与文体

- 全书分为四个篇幅较长的章节,每章又细分为数量众多的小节(每章8至9节),每一章都追随一支不同的委员会或团队,而非某一位单一的主人公。
- 小说采用接力式的叙事结构,而非以某个中心人物贯穿始终:法兰德斯部分属于格雷古瓦与大卫,意大利部分属于蒙日、贝托莱与德农,而波拿巴的权威则不断上升——他直到第二章才亲自登场。
- 一个反复出现的见证者式保管员形象(德沃斯、维斯孔蒂、博尔吉亚、阿福、奥雷蒂),在征调行动每到一个新的地理阶段时便重新出现,为小说提供了唯一的主题线索,弥补了叙事线索并不统一的缺憾。
- 一种乐于罗列清单的笔法——尺寸、重量、材质、路线——以处理外交谈判般的细致态度,来描写作品的物质状况。
- 小说的推进围绕波拿巴的掌权而展开:这套体系在第一章还显得临时而粗暴,随着叙事推进逐渐变得有条不紊、无可阻挡,直至转向埃及的开篇为本卷收尾。

八、精彩引文

言辞背后的承认——第一章

“你们管这叫文化?这是掠夺!纯粹的盗窃!”

格雷古瓦反复默念的一句话——第一章

“教堂会订制新的作品的,”格雷古瓦平静地重复道,“我们如此告诉自己,好让这一切变得可以忍受。”

保管员与专员——第三章

“而您呢,您把它们仅仅归结为物质。谁才是对的?是热爱作品的保管员,还是把它们视为战利品的掠夺者?”

威尼斯末代总督——第三章

“我再也用不上它了。”

维斯孔蒂的警告——第三章

“你们今日是胜利者,明日将是战败者。”

波拿巴的命令——第四章

“卡萨比昂卡舰长,可以升帆了。我们前往埃及。”

九、评论分析

亮点

- 无力保管员这一反复出现的形象(德沃斯、维斯孔蒂、博尔吉亚、阿福、奥雷蒂),为小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主题脊梁,尽管全书并无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
- 停战协定的法律用语,与征调行动的身体性描写(重量、裂痕、拆解)之间那种从未被明言、却始终存在的反差,使小说避免了任何过度说教的语气。
- 小说以两段式结构展开——法兰德斯那种粗暴的临时行动,随后是波拿巴在意大利强加的方法性高效——为这一本质上不断重复的题材(征调之后又是征调)注入了真正的戏剧推进感。
- 对文物保存技术细节(装箱、衬垫、木材种类)的关注,让小说立足于一种在以艺术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中颇为罕见的物质现实。

局限与需留意之处

- 没有一个人物贯穿全卷始终:格雷古瓦与大卫在第一章之后便不再出现,蒙日与贝托莱在第三章之后消失,这可能会削弱读者在全书篇幅内的情感投入。
- 清单与技术数据(尺寸、重量、路线)的密集程度虽然增强了纪实的可信度,却也在若干处、尤其是第三章,拖慢了阅读的节奏。
- 女性人物在这第一卷中几乎完全缺席——唯有约瑟芬在波拿巴的思绪中被隐约提及。
- 第四章聚焦于埃及远征的筹备工作,偏离了艺术征调这一主题,将叙事重心转回波拿巴本人身上,这使它更像是一段过渡,而非一个独立自足的章节——对于系列首卷而言这有其逻辑,但也让读者停留在一道门槛之前,而非一个结论之后。

十、结语

《大突袭》以罕见的纪实精确度,重现了一套体系的诞生:艺术品的系统性征调,作为国家实力工具的历程——从1794年被征服的法兰德斯,直至1798年埃及远征的门槛。其力量在于对同一场景——清点、抗议、拆解、运输——加以克制的反复呈现,这一场景在不同国家轮番上演,主角每次都焕然一新;也在于一种抵抗形象的持久存在——见证者式的保管员,为这部没有单一英雄的小说赋予了道德上的统一性。本卷以波拿巴在下达启航命令前的犹豫收尾,预示着这套已在

欧洲艺术领域磨练成熟的体系,即将改变规模——从而为下一卷、即讲述埃及战役的续作铺平道路。

文体分析

《大突袭》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所著小说——第一卷——系统的诞生

语言、叙事结构与修辞效果研究

皮埃尔·科隆热 撰

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体系——两种语言:法律与物质——见证者式保管员——清单式文体——
波拿巴的转折

方法论导言

本研究以《大突袭》第一卷全文为对象(说明、序幕、四个章节),力求完整。与其将一套预设的分析框架套用于文本之上,不如从这部具体小说的独特之处出发:一种按连续委员会而非按人物组织的结构;一种将法律词汇与物质词汇并置却不使其交融的笔法;一个在每一个地理阶段反复出现的保管员形象;以及一条与波拿巴崛起轨迹相呼应的叙事推进线,从手工作坊式的征调走向集中化的体系。

一、按委员会而非按人物剪辑的叙事

小说并不围绕某一位贯穿全篇的主人公展开,而是围绕随着章节推进而组建又解散的一支支队伍:第一章法兰德斯的格雷古瓦-大卫委员会,第二、三章意大利的蒙日-贝托莱-德农团队,第四章波拿巴的随行人员。每一章都因此将其人物重心整体转移,并无起承转合式的过渡人物来维系连续性。

这一结构性的选择带来一个直接后果:读者所依附的并非某一个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过程——征调本身——它随着章节推进不断完善,与执行它的人无关。正是这种持续的位移,而非悬念式的情节,支撑起整部小说。

二、两种永不交融的语言:战利品之法律与作品之物质

小说始终将两种语域并置。一方面,是法律与行政的语言——“委员会”“停战协定”“托伦蒂诺条约”“约定作品”“条款”——它为征调披上合法程序的外衣。另一方面,是描写作品本身的技术

性、感官性语言:精确到厘米的尺寸、木材种类、以公斤计的重量、铰链与裂痕的状态。文本从不评论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它只是让它们逐句交替出现。

“我们不是在分散。我们是在集中。——一套连贯的收藏?你们把作品从其延续千年的语境中硬生生拽出,再堆积在一座现代博物馆里,这就叫连贯?”

第三章——贝托莱与维斯孔蒂,两种语言体系在同一段对话中正面碰撞。

每当发言权回到保管员手中,便会出现第三种语域:文物保存与修复的词汇,更为缓慢的时间感,对脆弱性的强调——仿佛语言本身的质地,会随着说话人的不同而改变。

三、见证者式保管员这一反复出现的形象

小说的每一个地理阶段,都对应着一位体现出对劫掠无力抵抗的人物:根特的德沃斯议事司铎,摩德纳与博洛尼亚的图书馆员阿福与保管员奥雷蒂,罗马的考古学家维斯孔蒂与枢机博尔吉亚。这些人物没有一个贯穿超过一个章节,但他们的叙事功能自始至终完全一致:抗议、被无视,然后记录。

维斯孔蒂的举动最为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系列:罗马运输队刚一启程,他便重新拿起登记册,记下“每一件离去的作品、它确切的来源、它的历史”——这一书写行为,如同他的同行博尔吉亚一样,成为流失得以被命名而不致引发后果的唯一空间。

“于是他开始书写。他记下每一件离去的作品。它确切的来源。它的历史。它被征调的经过。……这一动作的精确无法弥补任何损失,但他依然继续。”

第三章——维斯孔蒂独自一人,在运往巴黎的队伍启程之后。

四、清单式书写:以精确为文体

小说大量运用数字数据——米数、公斤数、木材种类、打包所需时长、护送人数——其规律性最终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文体。这种精确从不是无谓的:它逐一清点,衡量出征调行为在物质层面的代价,而这恰恰是政治话语竭力淡化的东西。

“五百部手稿。五百件见证了两千年书写文化的证物。五百件无可替代的珍品,即将离开罗马,前往巴黎。”

第三章——梵蒂冈图书馆的清点场面,由数字的反复出现构成节奏。

五、波拿巴由隐至显——体系的转折

在序幕与第一章中缺席,仅在第二章开篇被略微提及,波拿巴直到接掌意大利战役指挥权时才亲自登场——自此,他主导了小说的其余部分,直至最终下达前往埃及的启航命令。这一延迟登场,将他的到来转化为一次结构性的转折:大卫在法兰德斯那种临时而粗暴的征调方式,在他的权威之下让位于一套方法性的体系,更快、更高效——小说从未明言,却始终暗示:这也就意味着,对作品本身而言更加危险。

“波拿巴不是大卫,”蒙日说。“不。波拿巴更高效。这正是对作品而言危险的地方。”

第二章——早在波拿巴登场之前,这一诊断便已被提出。

六、作为结构性母题的法律诡辩

从一章到另一章,同一种修辞机制不断重现:一个法律范畴(“主要”作品、“约定”征调、“分配”)被事后重新定义,以涵盖条约本来并未规定的内容。这一诡辩从未被叙述者正面揭穿,而是留给读者自行体会——读者眼见它从根特到罗马近乎机械地一再重演。

“若教皇圣座对我们所适用的条款不满意,我们可以重新谈判整份条约。条件对教廷而言只会更为不利。”

第三章——波拿巴对多里亚枢机的回应,后者曾就被征调作品的数量提出抗议。

七、节奏:从技术清单到对话场景

小说的节奏随其所讲述的内容而剧烈变化。清点与后勤方面的段落以名词性句子与数字罗列推进,拖慢了阅读速度,要求一种近乎档案式的专注。相反,对峙场景——德沃斯与大卫的交锋、维斯孔蒂与贝托莱的交锋、启航前夜波拿巴与卡萨比昂卡的对话——则重新找回一种对话式的、更为活泼的节奏,小说的道德张力也主要凝聚于此。

第四章几乎完全建立在波拿巴出发前的等待与犹豫之上,将这种反差推向极致:在三个由被征调作品不断累积所构成节奏的章节之后,小说停驻在几秒钟的悬停之中,直至最后一句话重新将一切推向前进。

八、文体上的优点与局限

亮点

- 以人物接力构建的叙事结构非但没有削弱小说,反而使其成为一幅体系的群像肖像,而非某一个人的个人历程。
- 被推向极致的清单式书写,赋予征调行为一种单靠政治话语无法传达的物质现实感。
- 一个反复出现、以不同姓名呈现于每个地理阶段的母题式形象——见证者式保管员——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可见的道德架构,尽管缺乏一个反复出现的人物。
- 波拿巴延迟登场的处理,将他的掌权转化为真正的文体转折,而非仅仅是一段历史事件的转述。

局限与需留意之处

- 技术数据的密集程度虽然增强了可信度,却也可能在若干处削弱戏剧张力、拖慢阅读节奏,尤其是在第三章冗长的清点段落中。
- 没有人物贯穿全卷始终——这与群像式的整体构思相一致,却也使读者在全篇的阅读过程中缺少一个情感上的落脚点。
- 第四章聚焦于埃及远征的筹备工作,偏离了贯穿前三章的艺术征调这一母题,这使它更像是通向下一卷的过渡,而非一个与全卷其余部分在文体上保持一致的章节。

结语

《大突袭》的文体,与其说依赖于一系列修辞手法,不如说依赖于一种构建机制:一种以接力方式剪辑的叙事,使体系而非某个个人成为小说真正的主题;两种彼此从不互译的语言,一为法律之语,一为物质之语;一个从一个国家延续到另一个国家的保管员形象,构成唯一的道德连续性;波拿巴延迟登场,使叙事从随意的临时行动转向方法化的体系。正是这一整体架构,而非某个孤立的手法,使这第一卷成为一套正在形成中的体系的一部连贯纪事——并在其最后一页,准备好改变大陆。

“这一动作的精确无法弥补任何损失,但他依然继续。”

第三章——这句话本身,便概括了小说中所有保管员的立场。